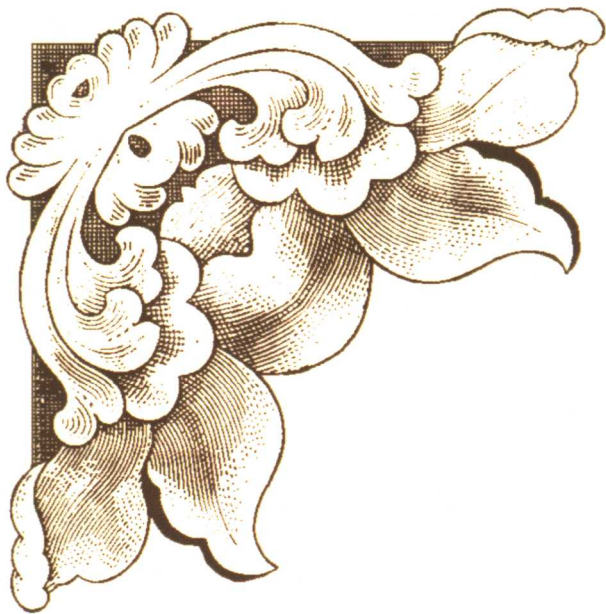




主编 阎纯德 吴志良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列国汉学史书系

李伟丽 著

尼·雅·比丘林 及其汉学研究

學苑出版社

列国汉学史书系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李伟丽 著

尼·雅·比丘林 及其汉学研究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尼·雅·比丘林及其汉学研究/李伟丽著.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7. 8
(列国汉学史书系)
ISBN 978 - 7 - 5077 - 2907 - 8

I. 尼… II. 李… III. 汉学—研究 IV. K20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3428 号

责任编辑: 杨 雷

封面设计: 徐道会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100079

网 址: [www. book001. com](http://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yg@sina. com](mailto:xueyuanyg@sina.com)

[xueyuan@public. bta. net. cn](mailto: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 - 67674055、67675512、67678944

印 刷 厂: 河北金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5 × 960 16

印 张: 13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2500 册

定 价: 30.00 元

前言

比丘林(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 1777 ~ 1853), 1808年1月作为第九届俄罗斯驻华宗教使团^①团长抵达中国, 前后居住北京十三年半之久。在京期间比丘林努力学习汉、满语, 努力搜集中国文化典籍, 并加以翻译。回国后他撰写了近百种有关中国古代历史、当代社会(清代)、中国边疆史地的文章和著作, 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俄罗斯汉学从萌芽状态走向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并使之从简单翻译中国典籍转向对中国的全面研究, 他本人也因其杰出贡献而享有“俄罗斯第一位大汉学家”、“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等美誉。他对中国所有问题的研究都是建立在严格分析、利用他所笃信的中文典籍的基础之上, 也因此, 他的丰富著述使俄罗斯汉学摆脱了从前翻译和出版欧洲传教士的汉学作品、附和欧洲声音的状况, 从而也促进了俄罗斯汉学的民族化, 使它在19世纪中期达到了世界汉学的高度。

关于比丘林的汉学成就一直以来在俄罗斯国内外都有很多的研究, 当然俄罗斯的研究最多。在此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帝俄时期、苏联时期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时期。

比丘林的很多作品面世之后都会引来一些书评, 不过我们暂且不把这类文章算作是对比丘林的研究。除了当时的诸多书评之外, 针对比丘林个人生平、学术等方面的文章也有。阿多拉茨基(Н. Адоратский, 1849 ~ 1896)^②在《亚金夫·比丘林神甫: 历史评传》^③中指出, 对于宗教使团驻华

① 对于该团的称谓情况如下: 其俄文名称原为“Россий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или в Пекине)”, 直译为“俄国驻华(北京)宗教使团”, 意译可作“俄国驻华(北京)东正教团”。清代文献中对它的称谓有“北馆”、“南馆”和“俄罗斯馆”。“俄国在华东正教会”、“俄国驻华传教士团”、“俄国东正教传教团”都是后来的中国人对它的称谓, 均不确切。1860年之后, 其外交职责被取消, 开始传教活动, 始可称作传教团或布道团。

② 第十六、十七届俄国驻华宗教使团修士司祭, 1882 ~ 1886年留居北京。从事俄国驻华宗教使团以及天主教在中国历史的研究, 著有:《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东正教团在中国的活动》、《亚金夫·比丘林神甫(历史评传)》等文章, 以及《200年来的驻华东正教团》等著作。

③ Отец 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этюд). Казань, 1886.

史来说,比丘林时期是一个转折点,它改变了一百多年来使团教务荒废的糟糕状态,而且自比丘林开始,产生了很多东方语言专家,并赞扬说:“他的作品照亮了我们认识中国历史的黑暗局面,也创造了一个时代。”^① 莫列尔(Н. С. Моллер)《亚金夫·比丘林侄孙女的遥远回忆》^②一文使我们能够获悉一些在其他作品中所不能获悉的关于比丘林生活的一面:关于他青年时期凄婉的爱情,以及他与心爱的人一家一生的友谊。柳比莫夫(А. Любимов)在《喀山神学院图书馆馆藏亚金夫神甫未出版作品与科瓦列夫斯基教授手稿》一文中介绍了喀山神学院图书馆的比丘林手稿情况。^③ 而郭津(С. А. Козин)《关于亚金夫·比丘林未出版的著作(据亚洲博物馆档案资料)》一文则向我们介绍了亚洲博物馆的手稿情况。^④

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汉学家对比丘林的关注是比较多的。斯卡奇科夫(П. Е. Скачков, 1892 ~ 1964)^⑤的《俄罗斯汉学论集》(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7.)中充分利用了俄国境内各大档案馆的档案、手稿,对比丘林、卡法罗夫(П. И. Кафаров, 1817 ~ 1878)、瓦西里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 1818 ~ 1900)等一系列汉学家的生平与汉学研究做了详细考察。《19世纪中叶以前的祖国东方学史》(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до середины 19 века. М., 1990.)、《19世纪中叶至1917年的祖国东方学史》(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 середины 19 века до 1917 года. М., 1997.)和《俄国东方学史纲(第二集)》(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б. 2. М., 1956.)都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出版的包括印度学、阿拉伯学、汉学等在内的综合文集,其中都有相关的章节涉及比丘林、瓦西里耶夫等人。适值1977年比丘林诞辰200

① Н. Адоратский. Отец 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этюд). Казань, 1886, с. 80.

② Н. С. Моллер. 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 в далеких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его внуки. - 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 1888, №8, с. 271 - 304; №9, с. 525 - 560.

③ А. Любимов. О неизданных трудах о. Иакинфа и рукописях проф. Ковалевского, хранящихся в библиотеке Казан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Академии. - Записки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т. 18, 1907 - 1908, с. 60 - 64.

④ С. А. Козин. О неизданных работах Иакифа Бичурина. - 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Отделение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 СССР, 1929, 7 серия, № 5, с. 399 - 412

⑤ 苏联时期中国学家,出版有《中国书目》(1932年初版和1960年第二版)、《俄罗斯汉学论集》(1977年莫斯科版)等专著,以及发表多篇有关俄国驻华宗教使团成员中国学方面的专题文章。

周年,俄国境内出版了一些关于他的研究成果:科学院东方学所编辑出版两分册的《比丘林及其在俄国东方学方面的贡献》(纪念比丘林 200 周年诞辰纪念文集)(Ред. и сос. А. Н. Хохлов. Н. Я. Бичурин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рус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с 200 - 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 Ч. 1 - 2, М., 1977.)。

除了以上几种文集之外,文章的数量有上百种之多。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使我们了解到比丘林的学术和生平。当然,由于历史原因,这一时期有些研究由于过分强调政治因素而有失偏颇。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内关于比丘林新的研究不是很多,一些文集中收入的文章还是苏联时期的研究成果。较新的一篇文章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圣彼得堡分所潘克拉多夫(Б. И. Панкратов, 1892 ~ 1979)院士的《作为翻译家的比丘林》。^①

俄罗斯学术界对于比丘林的研究除了以上所述专著和论文之外,还有其他形式的创作。1959 至 1960 年间在比丘林家乡切博克萨雷的剧院上演了罗曼诺夫(В. П. Романов)编导的历史剧《尼基塔·比丘林》(Никита Бичурин)。另外还有几部文字优美的长篇小说体著作,如塔拉诺夫(А. В. Таланов)和罗莫娃(Н. Ромова)的《中国的朋友》(Друг Чжунго. М., 1955.);克里夫措夫的《通往长城之路》(Путь к великой стене. Л., 1972.)和《比丘林神甫》(Отец Бичурин. Л., 1978.);德尼索夫(П. В. Денисов)的《亚金夫·比丘林神甫的一生》(Жизнь монаха Иакинфа Бичурина. Чебоксары, 1997.)。这些不同形式的创作一方面传达出了俄国人对比丘林的感情和纪念,另一方面也是对比丘林在俄罗斯汉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的充分肯定和赞美。

2001 年之后,在他的家乡切巴克萨雷还专门修建了“比丘林博物馆”,2003 年对外开放了“展览大厅”,2004 年又陆续开放“比丘林的学术贡献展”、“民族厅”、“自然遗产”等五个展览厅。

除比丘林之外,其他一些同样成绩卓著的汉学家再没有第二人能够享此殊荣。

纵观上述俄国国内各个时期对于比丘林的研究,可以说是成绩斐然。专家和学者们对于比丘林汉学的每一项内容,譬如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清

^① Н. Я. Бичурин как переводчик.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2, №4, с. 124 - 132.

史、儒学等都有所关注,对于比丘林在翻译方面的贡献也同样没有忽视。然而遗憾的是,在这些丰富的研究中,大多都是或长或短的文章,专著的比例很小。而且,在这些繁多的文章中,多数又处于介绍的层面,从中国历史和中文典籍的角度进行深层分析和评价的更少。这些文章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便是文章中所利用的档案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关于比丘林北京生活的信息。

我国史学界对于俄国驻华宗教使团及其所培养的汉学家的研究一直不是很多,也不是很深入。《沙俄侵华史》第一卷和张绥的《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学林出版社 1986 年版)都有章节述及比丘林,但是篇幅都很少。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一书也有关于比丘林的章节,虽然篇幅不大,但是基本上囊括了比丘林汉学的主要信息,也包括了作者自己较为恰当的点评。

最近几年有一些青年学者开始重新关注中俄关系史方面的研究,对于中俄文化交流给予了更多的考察。2003 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张雪峰的博士学位论文《清朝前期俄国驻华宗教传道团研究》、阎国栋的博士学位论文《俄国汉学史研究》,以及 2004 年肖玉秋的博士学位论文《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文化功能研究》,都是对清代俄国驻华宗教使团及其汉学成绩的最新探讨和研究。在他们的论文中也都涉及了比丘林的汉学研究。

在俄罗斯学界,比丘林、卡法罗夫与瓦西里耶夫常被并称为俄罗斯汉学史上的“三巨头”^①或“三泰斗”^②,比丘林被看作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被赞为“俄国第一位大汉学家”^③,他的学术研究在俄罗斯汉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他不仅开创了俄国的蒙古学研究,而且把整个汉学研究从 19 世纪之前对中国典籍的翻译推向综合研究,开辟了俄罗斯汉学的新时代。然而,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汉学家,他对中国的研究究竟是俄国学者们所认为的将中国太过理想化,还是比较科学?他笔下的清代中国与中国典籍所承载的清代社会有着怎样的差距?后来的俄国学者对他的研究是否充分?评价是否恰当?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应该了解的。不管俄国学者对比

① В. М. Алексеев.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Москва, 1982, с. 57.

②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до середины 19 века. Москва, 1990, с. 90.

③ Китай. сборник. М. - Л., 1940, с. 288.

丘林的关注或多或少、或深或浅,作为中国人,我们还是应该从自己的角度去认真地了解比丘林以及他的汉学研究。

笔者有幸受到北京大学和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派遣,于2003年10月至2004年8月前赴莫斯科大学留学一学年。在这期间我走遍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地藏有比丘林资料的大大小的图书馆,基本上搜集到了比丘林发表的所有作品。由于在我国还没有对比丘林做过专题性研究,因此本文在这些俄文材料的基础上将比丘林在中国历史文化、边疆史地、清代社会三个大方面的翻译和研究内容呈现出来,使我们较为全面地了解比丘林笔下的中国,而不是通过俄国人的文字了解比丘林。

序

经过近 30 年多位学者的辛劳努力,现在我们可以说,国际汉学研究确实已经成长为一门具有特色的学科了。

“汉学”一词本义是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等的研究,而在国内习惯上专指外国人的这种研究,所以特称“国际汉学”,也有时作“世界汉学”、“国际中国学”,以区别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至于“国际汉学研究”,则是对国际汉学的研究。中外都有学者从事国际汉学研究,但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国际汉学研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汉学研究改变了禁区的地位,逐渐开拓和发展。其进程我想不妨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仅限于对国际汉学界状况的了解和介绍,中心工作是编纂有关的工具书,这是第一个阶段。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国际汉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大量翻译和评述汉学论著,应作为第二阶段。在这两个阶段里,学者们为深入研究国际汉学打好了基础,准备了条件。新世纪到来之后,进入全面系统地研究国际汉学的可能性应该说业已具备。

今后国际汉学研究应当如何发展,有待大家磋商讨论。以我个人的浅见,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考察应当并重。国际汉学研究不是和现实脱离的,认识国际汉学的现状,与外国汉学家交流沟通,对于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以至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曾经提议,编写一部中等规模的《当代国际汉学手册》,使我们的学者便于使用;如果有条件的话,还要组织出版《国际汉学年鉴》。这样,大家在接触外国汉学界时,不会感到隔膜,阅读外国汉学作品,也就更容易体味了。必须指出的是,国际汉学有着长久的历史,因此现实和历史是分不开的,不了解各国汉学的历史传统,终究无法认识汉学的现状。

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国际汉学史的著作及论文。实际上,公推为中国最

早的汉学史专书,是1949年出版的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尽管是通史体裁,也包含了分国的篇章。这本书最近已有经过校勘的新版,大家容易看到,尽管只是概述性的,却使读者能够看到各国汉学互相间的关系。由此可见,有组织有系统地考察各国汉学的演进和成果,将之放在国际汉学整体的背景中来考察,实在是更为理想的。

这正是我在这里向大家推荐阎纯德教授、吴志良博士主编的这套“列国汉学史书系”的原因。

阎纯德教授在北京语言大学主持汉学研究所工作多年,是我在这方面的同行和老友,曾给我以许多帮助。他为推进国际汉学研究,可谓不遗余力,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是学术界周知的。在他的引导之下,《中国文化研究》季刊成为这一学科的园地,随之又主编了《汉学研究》,列为《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其锲而不舍的精神,我一直敬服无地。特别要说的是,阎纯德教授这几年为了编著这套“列国汉学史书系”所投入的心血精力,可称出人意料。

在《汉学研究》第八集的《卷前絮语》中,阎纯德教授慨叹:“《汉学研究》很像同人刊物,究其原因是因为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太少,尤其是专门的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每一集多是读者相熟的面孔。”现在看“列国汉学史书系”,作者已形成不小的专业队伍,这是学科进步的表现,更不必说这套书涉及的范围比以前大为扩充了。希望“列国汉学史书系”的问世成为国际汉学研究这个学科在新世纪蓬勃发展的一个界标,让我们在此对阎纯德教授、这套书的各位作者,还有出版社各位所做出的劳绩表示感谢。

李学勤

2007年4月8日

于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

序 二

汉学历史和学术形态

历史是既抽象又具体的存在,是浩瀚无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会让我们兴奋,也会使我们悲哀,有时会令人觉得它又仿佛是一个梦。但是,当我们梦醒而理智的时候,便会发现——自然史、时间史、太阳史、地球史、人类社会史,一切的一切,不管是曾经存在过的恐龙,还是至今还在生生不息的蚂蚁社群,天上的,地下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一切都有自己的历史。一切都有过发生,一切都还在发展,一切都还会灭亡。

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一个有形或无形的孕育过程,“汉学”(Sinology)也是这样,其孕育和成长,就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相互交媾浸淫的历史。这个历史,始于公元1世纪前后汉代所开通的丝绸之路,接下来是7~8世纪的大唐帝国、14~15世纪的明代、清末的鸦片战争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之潮时起时伏直到今天。这是历史,是汉学的昨天和今天,孕育、发生和成长的过程显现出的文化精神。但是,昨天有远有近,我们可以循蛛丝马迹探讨,找回其真;而今天,只是一个过渡,一俟走过,便成为昨天的陈迹。写作汉学史是一件艰难的劳作,尤其对象是遥远的昨天,尤其是“遗失”在异国他乡的昨天,更非一件易事。时至今日,朦胧面纱下的汉学还不为一些学人所认识,因此有必要取下面纱,让人们看个究竟。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尤其90年代以降,“汉学”(Sinology)便逐渐成为学术界耳熟能详的学术名词。中国大陆重提“汉学”(Sinology)至今,汉学就像隐藏在深山里的小溪,经过30年的艰辛跋涉之后,才终于形成一条奔腾的水流,并成为中国文化水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个变化是时代和历史变迁带来的结果,也是文化自己发展的规律。

那么,究竟什么是汉学(Sinology)呢?首先,这里的汉学非指汉代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的“汉学”,而是指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语言、哲学、文学、艺术、宗教、考古及社会、经济、法律、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那种学问,这起码已是200多年来世界上的习惯学术称谓。李学勤教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汉学’,英语是Sinology,意思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汉学’一词主要是指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等的研究。有的学者主张把它改译为‘中国学’,不过‘汉学’沿用已久,在国外普遍流行,谈外国人这方面的研究,用‘汉学’比较方便。”^① Sinology一词来自外国,它不是汉代的“汉”,也不是汉族的“汉”,不指一代一族,其词根sino源于秦朝的“秦”(Sin),所指的是中国。

在历史长河里,汉学由胚胎逐渐发育成长。虽然在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才有第一个被称为西方汉学起点的汉学讲座;但指代汉学的“Sinologie”(英文“Sinology”)一词则出现在18世纪末,早于由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emusat)主持第一个汉学讲座的时间,更不会晚于1838年。从此之后,“Sinology”便成为主导汉学世界的图腾,约定俗成的学术“域名”。在世界文化史和汉学史上,外国人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汉学”,研究中国学问的造诣深厚的学者称为“汉学家”。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必要标新立异,根据西方大部分汉学家的习惯看法,“Sinology”发展到如今,这一历史已久的学术概念有着最广阔的内涵,绝不是什么“汉族文化之学”,更不是什么汉代独有的“汉学”,它涵盖中国的一切学问,既有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包含“敦煌学”、“满学”、“西夏学”、“突厥学”以及“藏学”和“蒙古学”等领域。但是一直以来人们对汉学的理解和解释相左,因此便有了“中国学”、“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域外汉学”、“国际汉学”、“世界汉学”等不同的叫法;如果咬文嚼字,推演下来,一定还会有“国内汉学”、“国内中国学”,甚至“北京汉学”、“河南汉学”等。由于汉学的发展、演进,以法国为首的“传统汉学”和以美国为首的“现代汉学”,到了20世纪中叶之后,研究内容、理念和方法,已经出现相互兼容并包状态,就是说Sinology可以准确地包含Chinese Studies的内容和理念;

^① 李学勤:《国际汉学漫步·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从历史上看,尽管 Sinology 和 Chinese Studies 所负载的传统和内容有所不同,但现在却可以互为表达同一个学术概念了。话再说回来,对于这样一个负载着深刻而丰富的历史内涵的学术“域名”,我以为还是 Sinology 最好,因为, Sinology 不仅承继了汉学的传统,而且也容纳了 Chinese Studies 较为广阔的内容。另外,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应该称为国学,而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那种学问则称为汉学。这样,汉学既符合中国文化的学术规范,又符合世界上的历史认同与学术发展实际。

汉学的历史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是外国学者阅读、认识、理解、研究、诠释中国文明的结晶。汉学作为外国人认识中国及其文化的桥梁,是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撞击后派生出来的学问,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的另一种形式的自然延伸。但是,汉学不是纯粹的中国文化,它与中国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既是中外文化的“混血儿”,又是可以照见“中国文化”的镜子,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Sinology’是一门在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或多边文化关系的近代边缘性的学术,它以‘中国文化’作为研究的‘客体’,以研究者各自的‘本土文化语境’作为观察‘客体’的基点,在‘跨文化’的层面上各自表述其研究的结果,它具有‘泛比较文化研究’的性质。”^① 以上两种表述虽有不同,但学理一致,基本可以厘清我们对于 Sinology(汉学)的基本学术定位。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说过:“中国是欧洲以外仅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自远古起,其古老的本土文化传统一直流传至今。”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也说:“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审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② 他在《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中提出:“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为了获得一个“外在的视点”,他才从遥远的视点出发,并借此视点去“解放”自己。这便是一个未曾断流、在世界上仅存的几种古老文化之一的中国文明的意义。中国文明是一道奔流不息的活水,活水流

^① 严绍璦:《我对 Sinology 的理解和思考》,载 2006 年《世界汉学》第四期。

^② [法]于连(François Jullien):《迂回与进入》,香港三联书店,1998 年。

去,以自己生命的光辉影响世界;流出的“活水”吸纳异国文化的智慧之后,形成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又有外国文化思维的一种文化,这就是“汉学”。就是说,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另一种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学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抑或说是一种亦中亦西、不中不西有着独立个性的文化。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具有跨文化性质的学科,是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借鉴的结果。汉学对外国人来说是他们的“中学”,对中国人来说又是西学,它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仍属“西学”。

汉学研究系指对外国汉学家及其对中国文化研究成果的再研究,是中国学者对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反馈,也是对外国文化借鉴的一个方面。凡是对历史或异质文化进行研究,都有一个价值判断和公正褒贬的问题。因此,对于外国汉学家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研究,必得要有我们自己的判断,然后做出公正的褒贬。我们说汉学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但是这句箴言并非只是适用于中国人,对外国人也是一样。汉学也像外国的本体文化一样,对我们来说有借鉴作用,对西方来说有启迪作用——西方学者以汉学为媒介来了解中国,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完善自己的文明。人类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和文化语境的不同,思维方向和方式也会不同,因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讲出不同的道理。“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又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以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如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诸多领域,时时迸发出耀眼的火花。”^① 汉学的学术价值往往不被国人重视,并利用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一些误读贬低汉学的价值。其实,这并不公平,有些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确实有其独到的见解,能发中国人未发之音。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 ~ 1945)对中国上古文化和上古宗教的研究就有独到的贡献,被称对中国宗教研究有“先河”之功。他研究中国宗教的宗教社会学的方法,促进和推动了中国学者采用宗教社会学来研究中国宗教,被称为“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真正创始人”。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 ~ 1978),他终生的最高成就是根据研究古代韵书、韵图和现代汉语方言、日朝越诸语言中汉语借

^① 季羨林:《汉学研究·序》第七集,中华书局,2003年。

词译音构拟汉语中古音和根据中古音和《诗经》用韵、谐声字构拟古音,写出了著名的学术专著《中国音韵学研究》、《汉语中古音与古音概要》、《古汉语字典重订本》、《中日汉字形声论》、《论汉语》、《诗经注释》、《尚书注释》和《汉朝以前文献中的假借字》等,他对汉语音韵训诂的研究是不少中国学者所不及的,并深刻影响了对于中国音韵训诂的研究。20世纪著名的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著述甚丰,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认识本位文化”,其核心是“帝王文化”,其他认识上尽管有偏颇,但也有其独异性和深刻之处。这就是“他山之石”的意义和价值。当然,不可否认,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误读或歪曲也是常见的,诸如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ohn Gunnar Andersson)于1921年10月对河南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之后,便说中国彩陶制作技术源于西方,并在他的《甘肃考古记》和《黄土儿女》著作中反复强调他的这一错误观点。这一观点亦为“西方文化东移造成中国文化之说”提供了说辞。日本学者石田幹之助也推波助澜,闭门造车地推测出西方文化东渐的路线;甚至连我们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也被“忽悠”得认可了“中国文化西来说”。^①美国现代汉学(中国学)的奠基人费正清,他对中国历史尤其近代史的研究独具风采,为美国人民认识中国搭建了一座桥梁;但他在研究上的所谓“冲击—回应”模式,却近乎荒谬,认为是西方给中国带来了文明,是西方的侵略拯救了中国。综上所述,对于汉学成果的研究,只有冷静、公正、客观、全面,才能在沙中掬得真金,拥抱“他山之石”。

在中国,汉学的接受与命运,诚实地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前,本质上是无视它的学术价值,更没人把它看做是中国文化的延伸。此外,由于民族心理上的历史“障碍”,我们还曾视汉学为洪水猛兽,甚至觉得它是仇视中国、侮辱中国的一个境外的文化“孽种”。这种“观点”,虽嫌偏颇,但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自19世纪“鸦片战争”前后,直至20世纪40年代,偌大的中国曾经惨遭蹂躏,整个历史写满了炮火压迫和宗教怀柔,其间也不乏为列强殖民政策服务的传教士、“旅行家”和“学者”深入中国腹地,以旅行、探险、考古之名而实行搜集社会情报、盗窃和骗取中国大批文

^① 《章太炎全集·〈诂书·序〉·〈种姓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思念祖国〉·〈华夏篇〉·〈国土原始论〉》。

物。

人类思想的飞翔,是受社会和历史禁锢的,山高水远的阻隔也使得人类互相寻找的岁月特别漫长。交流是人类文化选择的自然形态,汉学就发生在这种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流之中。

公元前后,中国人被称为赛里斯(Seres),中国叫赛里加(Serice),这是陆路交往关于中国最初的叫法,时间较早;另一种叫法,把中国人称为秦尼(Sinai),中国叫秦(Sin),这是海路交往关于中国的叫法,时间较晚。由商人输往西方的中国丝绸绢绘是当时帝王贵族倾慕的奢侈珍品,Seres和Serice两字系由阿尔泰语所转化,是希腊罗马称谓中国绢绘的Serikon、Sericum两字简化而来。西方人当时称中国为“秦”(Sin),称中国人为“秦尼”(Sinai),则是源于秦朝。^①

人类在互相寻找的初级阶段,中国和西方试探性的商业交往还很原始,那时的人类,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族群处于相对落后和封闭的状态,人类各个角落的不同文化还处于相对不自觉或是相对蒙昧的历史时期。在人类最早的沟通中,中国人走在最前边。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越过葱岭,亲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安息等地,直达地中海东岸,先后两次出使中亚各国,历时10多年,开创了古代和中世纪贯通欧亚非的陆路“丝绸之路”,为人类交往开创了先河,也为汉学的萌发洒下最初的雨露。

在文化史上,以孔孟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最先影响朝鲜半岛,然后才是日本和越南等周边国家。这些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复杂,甚至被说成同种同文,因此可以说它们的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公元522年,中国佛教渡海东传日本,从那时开始,中国典籍便大量传入日本,但这只是一种“输入”,只是日本创建自己文化的借鉴,并没有形成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研究。及至唐代,由于文化上承接了汉朝的开放潮流,那时与异质文化的交流相对更加频繁,商贸往来和文化沟通有了发展,西方和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域的人士通过陆路和水路进入中国腹地,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城市,都是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汇的重要都会,尤其是前者,更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商业文化之都;而后者,由于东南沿海经

^①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三页,文化出版社,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版。

济崛起,人口增多,手工业发达,农田水利的改善,为海外贸易发展创造了条件,再由于唐代中期“安史之乱”切断了陆路“丝绸之路”的缘故,曾称为“鲤城”、“温陵”、“刺桐城”的泉州,便成为联结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第一大港”,是那时以丝绸、金银、铜器、铁器、瓷器为主的国际贸易之都。通过频繁的往来和交流,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汉学也便在这种交流中不知不觉慢慢衍生。

但是,源远流长的汉学,人们习惯地认为其洪流和网络在西方,西方是汉学的形象代表。这一看法一是源自近代以来西方强势文化和中国人的崇洋心理,二是西方汉学的某些特征也确实有别于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的汉学。其实,如果我们从世界汉学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汉学要早于西方的汉学,比如日本在十四五世纪已经初步形成了汉学,而那时西方的传教士还没有进入中国。因此,对于汉学的研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我们都不能顾此失彼,要以同样的关注和努力探讨其历史。当然,汉学的历史藏在文献里,而隐性源头却在文献之外。

文化往往伴随经济流动,其交流也会在不自觉或无意识状态下发生。到了明代初年,郑和率舰队出使西洋,前后7次,历经28年,到过30多个国家,最远抵达非洲东岸和红海口,真正拓展了海上“丝绸之路”。

在公元八九世纪至十六七八世纪期间,关于中国,多见于西方商人、外交使节、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文化人所写的游记、日记、札记、通信、报告之中,这些文字包含着重要的汉学资源,因此有人把这些文献称为“旅游汉学”。这些人的东来源于文艺复兴,因为思潮的开放影响了欧洲人的思想和生活,他们或通商,或传教,或猎奇,但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却是一致的,于是汉学便在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荷兰、英国、德国、俄罗斯等主要的西方国家逐步发展起来。

这类游记和著作较早的有约在公元851年成书的描述大唐帝国繁荣富强的阿拉伯佚名作者的《中国与印度游记》、吕布吕基斯的《远东游记》(1254)、意大利的雅各一德安克纳的《光明城》、贝尔西奥的《中华王国的风俗与法律》(1554)、《利玛窦中国札记》、亚历山大一德一罗德的《在中国的数次旅行》(1666)、南怀仁的《中国皇帝出游西鞑鞑行记》(1684)、费尔南一门德斯一托平的《游记》、李明的《关于中国现状的新回忆录》(1696)